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家族族徽



ЗВЁЗДНЫЙ СПАС

星球拯救者

| [俄罗斯]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著

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 |

| 何茂正 冯华英 朱少华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了解到小说《星球拯救者》的中文版即将问世，我想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作为普通人不会像超能力的“靛蓝人”那样生活。事实上，“靛蓝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平时不会在意的原则上。“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似乎，这里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言了？！这只不过是大仲马在《三剑客》中的一句座右铭。然而，今天，我们庆祝尤里·加加林飞越太空 50 周年，这 50 年来我们每一年都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渺小和脆弱。如果说在大仲马时代，人们认为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可以用长剑战斗，用身体的力量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今天，人类用技术把自己装备得如此精良，以至于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打仗。不能只从对物质的理解去看待世界。新文明的“新世界”是非物质的。在小说中它被称为“新的天空和新的大地”，而它，这个“新世界”要求我们要怀着一些特殊感情，这些感情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个看不见的非物质世界，还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宇宙由许多星体组成，其中我们看得见的星体只占 4%—6%，而其它看不见的星体却占到了 90% 以上。（这是科学家们利用地球引力计算出的结果。）

我们凭借什么，凭借哪些精神和道德资源才能够获取新文明？！

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的重要标签——“一人为大家，大

家为一人”。不是要依靠所有人,也不是要依靠一个人,当然更不是因为一个人(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而是一个人为所有人和所有人为一个人所应承担的最完全的个人责任。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将会生活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智人规定的世界中。

此致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

别去寻找奇迹,没有奇迹啊。
去寻找知识吧——那倒是有的呀。
人们管那叫做奇迹的东西,
只不过是某种程度的知识啊。

——藏族格言

序 幕

邮箱里有一个奇特的光盘,放在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玻璃纸包装里。光盘和玻璃纸包装那么透明,以致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那是用空气做的。只要碰它一下,光盘便反射出蓝宝石般暗蓝色的闪光,仿佛夜晚的青色突然溢了出来。

“说不定是谁把地址弄错了,或者是在做广告。”凯沙想。

这时,两个神秘的人——一女一男,接连走到楼梯的平台:女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深蓝色的长衣服;男的满脸胡子,戴一顶冰柱似的皮帽。男的停下时,身上有一股说不准是陈酒的气味,还是樟脑丸的气味。当他踱步的时候,那双沉重皮鞋上的铁掌发出一阵阵响声。凯沙受不了这种声音,决定离开这个平台,到自己住所里看光盘。

他又仔细瞧那光盘,还是认为这大概是什么人把地址弄错了。他把光盘放进计算机里面,略微调大声音。最近,流行音乐盘总是插播新年广告。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似乎成了关于地球文明论坛上的听众。

“人——是宇宙的实体,可是,除了达尔文主义,人没有创造有关自己出现在地球上的严整理论。不仅如此,人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地球是培育精神和道德纯洁人的苗圃这一假设。人沉溺于金钱,贪污受贿,而没有看到新人(我们把他们叫做‘靛蓝人’^①)已经出现在这里,就在我们中间。其实,《圣经·创世记》里已经说过: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

① “靛蓝人”或“深蓝人”是指在新纪元运动中被视为拥有某种特殊意志力或超自然能力的人。

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①

“当人被派遣到地球上来的时候,蛮荒之地和孤独并不让他们害怕而是受到鼓舞。母体星球上的秩序和技术的完善使他们能得到一切(甚至不需要动一动指头就能得到),这倒使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物质性。对他们来说,观察原地居民的情况是一种发现。他们突然恍然大悟,满足身体的需要根本用不着宏伟的建筑物和器具,这些东西只会吞噬他们的身心。于是他们一心一意想到地球上来。他们娶地球上的女子为妻,这倒不是因为她们美丽,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原生态的美。

“始祖的初始文明没有留下痕迹,这不是因为没有初始文明,而是因为那是一种原始生态的纯洁,自我毁灭了。他们中断了来自原生的行星的供给,而去采掘石头、沙子、黏土做建筑材料。考古学家至今还在寻找某些无法解释的创造的遗迹。但是今天,和自己的始祖相比,人的伟大或渺小不取决于这些遗迹,而取决于在其身体里编码和存储的记忆的水平。身体就像是最古老最结实的容器。这很难理解,但是始祖所生存过的原生行星的文明,藏匿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身上携带着。不仅要飞向宇宙,而且要专心致志研究自身,才能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生命。人永远不会失去从行星到行星的转移本领,他们生来就有这种天赋,需要的只是想起它来。在《圣经》提供的知识中,人要弄明白,上帝是热心的园丁,人是花朵,即便其中最美丽的花——百合花,也永远不知道园丁的死。是的,是的,百合不需要知道园丁的死。”

声音猛的一阵震荡下滑,接着悄无声息了。计算机发出“簌簌”响声,接着又是人的声音。

^① 《圣经·创世记》,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四节。

“玻璃量杯和玻璃棒。水晶容器里的人造毛细血管和人造血液的闪光。还有,闪耀着点点星火的蓝宝石戒指。一直在补偿中的、爱情的、最后的希望之火。是的,是的,这里有了亚当和夏娃,当然,这里还有善与恶的苹果。但是,像先前一样,伊甸园里生长了生命之树,这生命之树像先前一样是所有人的明灯。人们渴望回到一度失去的天堂。拥有新人(靛蓝人)的天堂——这是可能的。是的,是的——是可能的。

“时间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是宇宙的最隐秘、最受保护的秘密之一。而这一秘密往往无法弄明白,因为在它之外还另有时间,那可能是往回跑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宇宙的真正年龄,对我们来说,宇宙永远是年轻的,它的装束一直是极其美丽的。只有根据类似暗示的、阳光下的微风突然吹来,才能去揣测称为时间的诸现象依序更替的真正物质形态。

“不,不,时间不单单表示某种反复现象的交替。时间还是赫斯珀里得斯^①的果园里的苹果和伊甸园里的苹果。时间是触摸不着的,但是作为现在的和过去的文明空间可以感觉到。时间永远会回到自己的开始,但要在另一程度上的理解。”

又是一阵震荡下滑的声音,接着又悄无声息,那是计算机发出的更强的“簌簌”声。接着又是人的声音,但已经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了。

“2008年小行星‘幻影’的第一次出现开始了,正好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夕。百姓把这颗小行星叫做‘幻影’。”

“等一等,等一等,现在是哪一年?”这是一个好奇的男人的声音。

“2029年小行星突然从太阳的方向再次出现了。人们在3000公里外发现了它,当时它已经撞下几颗卫星,远离地球了。”

“等一等,等一等,我一定要问清楚,现在外面是哪一年?”依然是

^① 赫斯珀里得斯,希腊神话中看护金苹果圣园的仙女,一般四至七人。

那个男人的声音。

“要明白,在2036年,行星的各种含硅的岩石首次开始分裂和散开,这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

“等一等,等一等,啊?!”

又听到小心翼翼的“咕嘟”声。

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在往杯子里倒酒。凯沙笑了笑——这是神秘的哲学团体,神秘宗教仪式?!

很快,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过渡,一个愉快的、很有活力的声音宣布,国际互联网 prim. ru 网站邀请所有愿往者一同迎接新年。进行如下项目:迪斯科舞会、魔术表演和燃放焰火。12点整在农业科学院大楼集合。

报告人又以机械的、单调的声音读着一纸官方通知,说是在“X”时间之前地球和巨大的小行星“幻影”(非官方说法是小行星“方托马斯^①”)轨道交叉,结果……

(结果怎样,嘶哑的麦克风声把结果淹没了。)

“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决定,为了避免居民恐慌,有关小行星‘幻影’的所有信息都被认定是机密的,只有经过(联合国或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处^②的允许才能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

接着报了一串国家的长长清单,以及由于“X”时间的逼近而直接导致的自杀现象的百分比增长数字。

光盘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给人的印象是,迎接新年的邀请通知是被误写进已经使用过的光盘上的。因此,凯沙没多加思考便把它拿到走廊里,放在了信箱上面的小搁架上。他确信,一定会找到它的邮寄人。

① 《方托马斯》(Fantomas, 1964),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根据皮埃尔·苏维斯特拉、马歇尔·阿雷恩的惊险犯罪小说改编,他们所创造的“方托马斯”,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个丑恶恐怖的形象,被视为幽灵的代名词。

② 知识产权保护处(СОИС),是 Служба охран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的缩略语。——作者注

第一部

第1章

伊诺肯基·伊诺肯基耶维奇·伊纽京,或者干脆叫凯沙,在本月4号回到了家里。新年庆祝活动的整整四天,他是在与自己的心上人的秘密接头寓所里度过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秘密接头寓所,也就是说,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寓所。那只是有三个单间的套房,就是说,是集体宿舍。很一般的宿舍,铺草的床,用木桩子架起来,下面是木质结构的小仓库。这集体宿舍房间里有三扇窗子,它们几乎都是探出悬挂在外面,甚至那几个常住户(三位女性朋友)都害怕在窗子下面走动。在宿舍旁是一条踩出的小径,这条小径小心谨慎地绕过那充满危险的空间。

凯沙踏着积雪径直走到楼梯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什么也不害怕(他确实不害怕)。甚至也不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前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到这栋陈旧宿舍楼的大部分。主要是因为他对环境有一种内心抵触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思想上、语言上和行动上。再说,他自己对此也不明白。他把自己的行动和类似“本月和秘密接头寓所”的说法视为一种幽默讽刺,这种幽默讽刺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渴望抵触,是挣脱这个圈子的某种本能愿望,即像他所说的,摆脱穿破旧的、长了青苔的衣服的日常人物圈子。无论如何,他也要稍稍高出于这个圈子。

他的心上人叫菲娃,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愉快的人。所有熟人却都管她叫菲珐。

在一般情况下,凯沙叫她菲娃·菲佛奇卡^①。这并不是因为她穿

^① “菲佛奇卡”一词意为“一味讲究打扮玩乐的轻佻女人”。在此用做菲娃的爱称。

着讲究、行为轻佻——完全不是。只是因为这样叫起来很顺口——发音很方便。当凯沙认识她并叫她菲佛奇卡时，她纠正了他。但那不是在夜总会，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当时他们俩躺在床上。

“啊，菲佛奇卡！”凯沙吻着她的胸脯，热情地耳语道。

凯沙全身颤抖，他不相信已获得的“幸福”。她早在昨天就完全可以挣脱他的拥抱，但昨天她没有挣脱。而常言道，“没有后悔药可吃。”任何关系的说明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了，她突然说道（不，不是对他说，而是制止他）：

“我怎么会是你的菲佛奇卡？！我是菲娃·肯赫列依斯卡娅！”

“肯特-赫林斯卡娅？！”

“不是肯特-赫林斯卡娅，而是肯赫列依斯卡娅！”

这是多么奇怪的、意料之外的纠正，弄得凯沙不知所措了，他不知道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想。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她在跟他发脾气。常言道，醒来晚了，振翅飞也迟了。

然而，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凯沙自鸣得意地想道。现在不管怎么挥动翅膀，可是已经发生的事，也无法更改了。

他突然感觉到，这个与他做过爱的女孩子在哭呢。为了弄明情况，他向她偎依过去。她感觉到了，可是她已经掩饰不了泪水了，她气喘吁吁地抽泣着，之后，竟然不管不顾地哭诉起来，就像农村妇女那样，数落着：

“是的，当然，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是什么菲佛奇卡，是肯特-赫林斯卡娅。可你要知道，你对我来说，什么人也不是！”

她转过身去，背着他，气喘吁吁，眼泪汪汪，把头埋到枕头里。她这突然的哭泣刺痛了凯沙，渗透到了他的心灵里。他突然理解了菲娃——全部的，到细微之处，到心灵深处，他开始可怜起她来。他自己也要哭了。

凯沙向她紧靠过去，把头埋进肩臂里，开始小心地抚摩她的手。也不知道到底这样持续了多长时间——天知道？！她终于安静下来，向他

转过身来问道：知道吗，菲娃·肯赫列依斯卡娅——指的是科林斯女人。

不，他不知道。

“古希腊的科林斯城里出过这样一位女皇，”菲娃说。“她是黑发希腊女人中的一位金发女郎，一位真正的美人。”

凯沙和菲娃拥抱着，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好久。这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情况了。以前，他们彼此竭力追求，就像挤过一片密林似的，没有发现擦伤身子，撕破衣服。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穿过他们的内心视线——他们像一个完整的容器，盛满了温情。

只在午后，凯沙到商店去过一次。新年庆祝在继续，他想要延长庆祝时间。为此，他决定购买一些苹果、橘子、橙子，再买一瓶香槟酒。

新年，菲娃，水果——所有这一切应该融为一体，延续下去，然后铭记于心。在任何情况下，他自童年起就没想到过新年能没有橙子。也不能没有那种与雪混在一起的永恒夏天的水果香味。

童年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他得到允许从圣诞枞树上摘一个真正的橙子。他手里拿着那只橙黄色的果子，觉得就像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小太阳。后来他弄掉了，它在雪地上就像一团颤动的火焰。

他和父亲一起回到原地，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果子。

“没有，没有啊。”父亲来回迈过雪堆说。

他跟着父亲，说：

“是没有，没有。”

父亲转过身去。这时在凯沙眼前，似乎有一面是闪烁着星光的扇子，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合起。他一下子在融化的雪里看见了那金黄色的橙子，他拿起它贴在脸颊上，第一次感觉到永恒的夏天与雪和树叶掺合在一起的气味。

凯沙突然想起钱来——够买橙子和香槟酒吗？他的心缩紧了，缩得像冰圈一样——昨天在夜总会他那么慷慨，像个金融寡头似的。他那缩成冰圈的心碎了。在这之前他还记得那张“贴身的”1000卢布的

新票是藏在放表的裤兜里的。他的一切紧张情绪还是消散了,或者说在复归正常了,他已经摸到了那张沙沙响的钞票。于是在不到一秒钟里,他眼前又闪现出那面深蓝色的扇子,上面满是闪闪发亮的星光,他又沉浸在一阵不可遏止的欢乐里了——节庆还在延续。

当凯沙回来时,台阶上点着一盏电灯。由于大量的积雪,四周亮得犹如白昼。

菲娃在收拾房间,把一张白桌布铺在公共厨房里的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两个透明的大高脚杯和一瓶矿泉水。她打开一包买来的东西时,高兴得像小孩似的。他看着她,也同样高兴。

之后,他们喝起香槟酒来,嬉笑着回忆起昨天相识的详细情况。特别让他们感到好笑的是,他们在农业科学院主楼前的会面,菲娃怎么也不习惯叫它科学院,而叫季米里亚泽夫卡。

那天,她一个人站着,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女友们都回家了,她却不想回自己的土地规划员公共宿舍去。她突然看见了他——凯沙。突然,仿佛在布满星星的大幅蓝布似的空间里出现一个穿宇宙服、戴半幅面罩的小伙子。非常非常像来自未来世界的人或者魔术师。

“你们是应邀到这儿来的? ……”

小伙子做了一个严肃的停顿,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凯沙插进来道:

“我们是应互联网邀请到这儿来的,”他说,又马上更正,“我是说,应国际互联网网站的邀请。”

“看来,你们是贵宾呀!”小伙子说,就像是从空中抓住并打开一个金色的卷烟盒。“那么,请吧,别客气。”

他拿出来两根带有金边扎箍的长过滤嘴烟卷,马上打火——在烟盒里装有打火机。

菲娃从来不抽烟,但是她没有拒绝——决定试一试。

凯沙和菲娃完全保持一致,但有一点除外:在布满星星的蓝色布面似的空间里出现的是一个穿宇宙服、戴半幅面罩的小伙子。凯沙却清

楚地记得，出现的是一位女孩子，一个布满银色光点的、穿鲜红色裙子的年轻舞者。其实，他可以把她当成舞者，因为她出现时，那长长的裙裾像篝火一样飘荡着。再说，如果是小伙子，凯沙无论如何不会接过雪茄烟的——不抽烟应该是原则性的、坚决的。

他们抽着烟，试着吐烟圈，他们非常快乐。一个身穿金黄浅蓝相间斗篷、头戴风帽的老人走到他们跟前。

“怎么，见面啦，还抽烟呢。”他和善地说，他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位换装打扮的教师，来参加化装舞会服装比赛。

总之，抽烟使他们接近了，他们一起到迪斯科舞会去。愉快的情绪一直伴随着他们。

“这个招待抽烟的、迷人的姑娘很像某个人。”

凯沙暗指菲娃，但她没有做出什么相应的反应。

“这个穿宇宙服的小伙子也像某个人。”

她的回答好像很俏皮，他们愉快地笑了，一点儿也没在意各自感受的不同。只是到了第二天，当他们回忆起这些细节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见到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

也许他们抽烟抽多了，也许凯沙推测，用来款待他们的是劣质烟。凯沙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在节庆的几天里，菲娃因某个缘故突然痛哭流涕，这时他却竭力为自己辩解，甚至发脾气。要是他遇见的是一个女无赖，他就把她传上网！

“不是女无赖，是男无赖。”菲娃含泪笑着，纠正他，这更加激起了凯沙的情欲。

四天节庆过得像一天似的。相识的细节已经不再让他们感到好笑了。眼看女伴们该回来了，全部思绪不由得转到了即将来临的离别上。

回到家里后，凯沙看房东尼科季姆·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留下的一张纸条时，有一种类似休克的感觉。

“研究生凯沙，你的1000卢布放在原处，没有收。我不想零散收2月份的租金。”

本书已经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经销。